



长征足迹

CHANGZHENG ZUJI

范 廉 / 编著

长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精神就是“不怕苦、不怕死”的崇高境界，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支持我们不断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



河北大学出版社

长征足迹

范 廉 / 编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长征足迹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征足迹 / 范廉编著. — 保定 :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666-0213-8

I. ①长… II. ①范… III. 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青
年读物②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少年读物 IV. ①K264.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5538号

CHANGZHENG ZUJI

责任编辑: 王殊宁 wsn1550@126.com

胡素杰 hj570@126.com

装帧设计: 赵 谦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1 / 16 (630mm × 970mm)

字数: 170千字

印张: 14.5

版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6-0213-8

定价: 29.00元

序 言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精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战争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的地方早已焕发新的生机，但富足和安康并不能让我们把前辈们的足迹仅仅看成历史书中的一页。范廉的《长征足迹》就是一部既简明扼要，又全面客观地反映长征的全景式的通俗历史读物。

书稿从长征的始发地于都河说起，引出了苏区及中央红军一至四次反“围剿”斗争。作者首先运用毛泽东诗词中几段精彩的词句，活灵活现地勾勒出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欢快情景。接着笔锋一转，将读者带入了王明错误路线领导给红军和中央苏区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家贫出孝子，国乱识忠臣”，在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于是“黎平转兵”、“黎平决议”、“遵义换帅”，便发展为一种必然的结果。遵义会议后，工农红军的处境虽然仍险象环生，杀机重重，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正确领导下，红军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最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根据地。书中在以中央红军为主线的同时，还分别叙述了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简要经过，显得更加客观全面。

书稿对人物的刻画不仅翔实可信，而且细致入微。作为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在屡遭打击和迫害的情况下，仍以大局为重，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襟，最大限度地关心着红军和根据地



的命运。书中通过会昌劝导、潇水直谏、通道陈情、扎西用兵、芦花议政等讲话和一次次重大战役的指导和部署，表现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军事谋略。书中还通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具体情节，真实地再现了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无限忠诚和无私无畏的胸怀。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在红军血染湘江以后，他义无反顾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书中对朱德的性格的描写也很成功。除了在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外，还在“土城战役”中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临前沿阵地和顽敌短兵相接。特别是通过毛泽东与朱德在土城指挥部里的一番对话，把“朱毛”二人阶级情、战友情推向了高潮。书中不但赞扬了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陈毅、方志敏、瞿秋白、刘志丹等领导人的丰功伟绩，还讴歌了胡长保、“甘人”、“云贵川”等为苏维埃献身的普通战士。

为了说明长征的战略形势，书中还附了大量关于长征的战略示意图。脉络清晰的结构，加上逼真的示意图，使长征的背景、起因、路线，主要的战役战斗过程和几个方面军的来龙去脉跃然纸上。书稿也并没有回避当时党内和红军内部的意见分歧以及和共产国际的复杂关系，在客观叙述和生动的细节描写中，更使领袖、将士的英雄本色栩栩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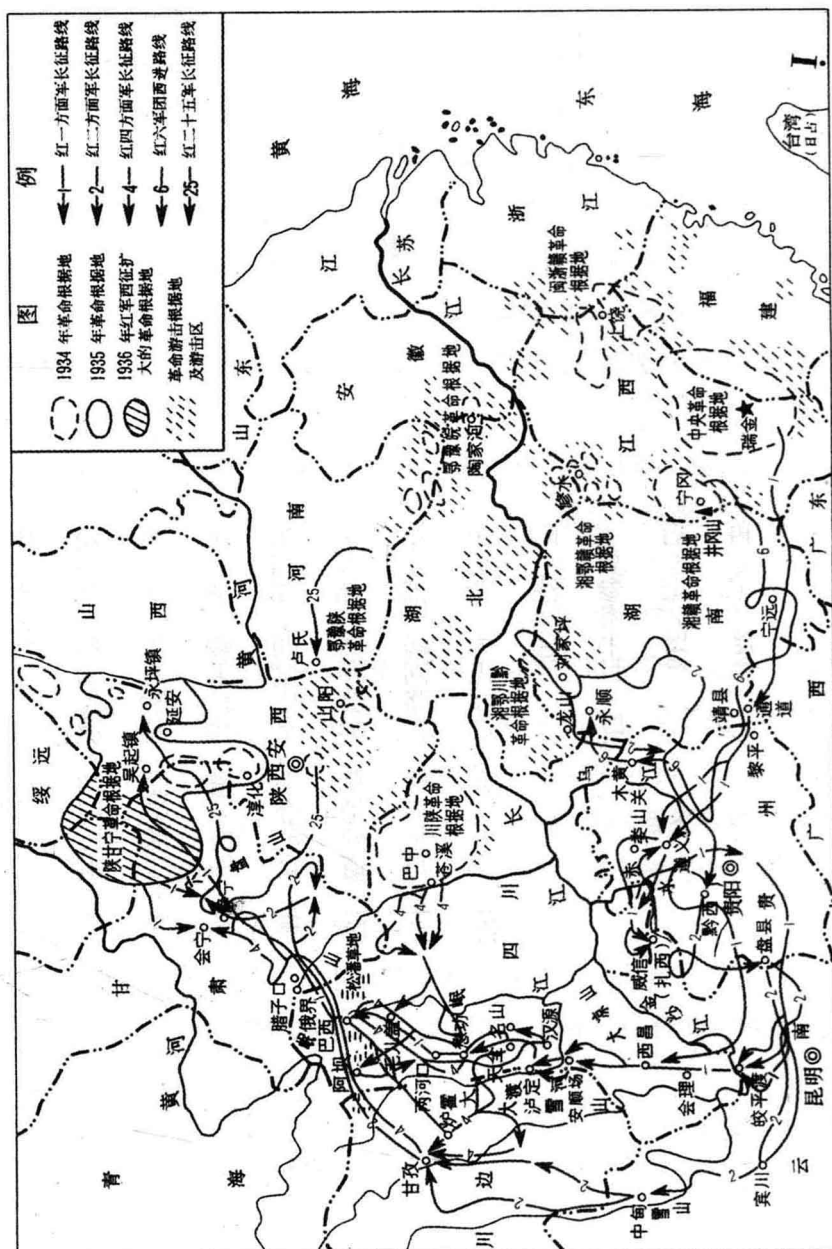
《长征足迹》是一本革命传统教育读本，广大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品味长征精神的真谛，为共同弘扬长征精神而不懈努力。

李新宇

2011. 2.16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目 录

序言／1

第一部 伤师失地 泪别贡水／1

第二部 数万健儿 血染湘江／41

第三部 黎平转兵 遵义换帅／57

第四部 四渡赤水 飞夺泸定／81

第五部 雪原会师 草地分道／123

第六部 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154

第七部 力主北进 会宁再会／182

附 注／205

主要参考书目／217

后 记／218

再 记／224

第一部 伤师失地 泪别贡水

贡水，是江西省南部的一条河，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因为河的北面有一个县城叫于都，当地老百姓把贡水流经于都的河段称于都河，中央红军长征的始发点就是从于都河上开始的。于都是当年中央苏区的一个县，也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什么是苏区？苏区是苏维埃区域的简称。什么是“苏维埃”？“苏维埃”一词来源于俄国，专指10月革命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代表大会及其选举产生的政府组织，前苏联，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简称。10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1921年7月，中国一大批有识之士在以苏联为主导的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组织也按苏联的模式组建了苏维埃政府。有一首江西民歌：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张灯又结彩哎，唱一支国际歌庆贺苏维埃。

就是当时人们对工农兵政权的赞颂与祝愿。

关于江西中央苏区的来历。中国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取得北伐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便撕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假面具，于1927年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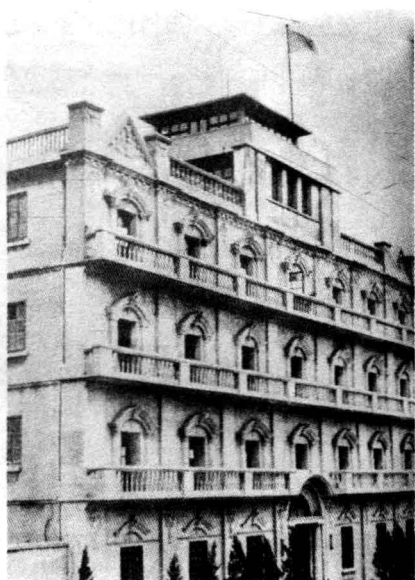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月12日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将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一夜之间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同年5月，南昌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同年7月武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公开叛变，又有数十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旧军阀尚未彻底打倒，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又成为近代中国的统治者。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次血与火的斗争中，开始了觉醒，悟出了秀才造反的下场，悟出了要革命就必须有一支属于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用人民革命的武装，对付国民党反革命的武装，于是同年8月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紧接着又在浏阳河畔、羊城街头、湘西峡谷、平江两岸、百色江边、渭水流域、海岛琼崖以及冀中高蠡等地先后举行了上百次武装暴动。由于当时的中央决策者脱离中国实际，采取城市暴动带动农村革命的错误做法，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这些起义先后都失败了。其中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的余部于1928年初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上落脚并会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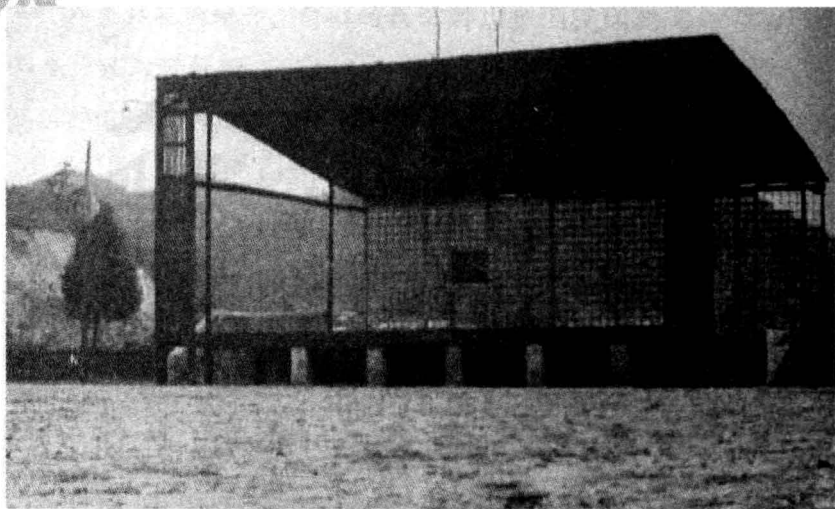
井冈山位于湘赣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由于“路隘林深苔

滑”，国民党统治集团难以控制，使工农革命军和红色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开始山上有“朱毛”武装两三千人，后来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壮大，到1930年已经发展到近万人的队伍。井冈山一带只有方圆数百里，加上人口和耕地面积都不多，养活不了那么多军队和地方干部，红军经常需要到山下解决给养。小学语文课本里曾有一篇课文叫《朱德的扁担》，就是讲红军从几十里外山下的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江西大旅社
(摘自《土地革命大参考》)

茅坪往山上挑粮的故事。1929年1月除留下少部分人坚持武装斗争外，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和闽西发展。由于毛泽东联系中国农耕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军阀割据的实际，坚持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争思想，在蒋介石集中十倍于红军兵力的多次围攻中，工农红军和根据地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到1932年以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已经占领了江西东半部和福建西半部以及广东北部共二十八个县境并拥有五百多万人口，成为全国红色区域最大、红色势力最强的根据地。为了加强对赣南闽西粤北根据地的领导，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组织问题决议》的精神，于1931年1月中央在赣南建立了苏区中央局（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分局），这一带的根据地也相应地称之为中央苏区。红军的主力部队开始叫红四军，后来随着队伍的发展壮大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称为中央红



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宁冈砦市会师广场旧址（摘自《土地革命大参考》）

军。朱德任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方面军下设若干个军团，军团较军一级建制人多一些，当时中央苏区红军共有三万多人，后来发展到五万人，加上鄂豫皖、湘鄂西、海南岛等地的红军，全国红军的数量共有十四五万人。

蒋介石对日益发展壮大的苏区和红军十分惊慌，从1931年以来调集大军对苏区连续进行数次“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连连取得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毛泽东诗词中“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正是对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场面的再现；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是对第二次反“围剿”中粉碎敌人堡垒战术的欣喜之表。

正当苏区和红军“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时候，却突然遭到左倾教条主义的无情打击。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

夫的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取得统治地位，这些人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一味强调“进攻”路线，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与实践，指责为“保守”、“退却”的右倾机会主义。1931年4月中央派政治局委员任弼时、顾作霖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三人组成中央代表团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进行所谓的指导工作。中央代表团来到苏区后，便直接介入了苏区中央局和一方面军的领导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钦差大臣。虽然中央代表团对苏区及毛泽东的工作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但是由于这些同志缺乏基层工作经历，不清楚赣南的山上长什么草、闽西的林中有什​​么树，全凭在洋学堂读到的几句马列主义章节来指导苏区工作实践，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和苏区的各项政策愈来愈不满意。1931年11月1日按照中央代表团的要求，在瑞金叶坪村召开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党代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上全面否定了中央苏区近年来的工作，把毛泽东关于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把留给地主富农口粮地的土改政策指责为模糊阶级斗争的“富农路线”、把争取一切反蒋力量的统一战线政策指责为“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及湘鄂赣边苏区贯通，以此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会上在指责和批判的同时解除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身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会议内容，但作为一名党员，毛泽东没有为自己进行任何申辩，而是根据任弼时的指示继续负责筹备既定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事宜。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的叶坪



村召开，来自江西中央苏区、闽西苏区、赣东北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湘鄂赣苏区、鄂豫皖苏区、琼崖苏区等代表，红军部队代表、白区工作代表，以及各民族的代表共六百一十人跋山涉水，云集到瑞金的叶坪村，从7日凌晨就列队来到叶坪的广场上和从长汀等周边县赶来的数千名打着火把的群众聚集在一起。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按会议议程安排首先举行了阅兵式，然后再正式召开会议。苏区中央局领导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王稼祥等人登上了检阅台，一方面军各军团代表、中央警卫部队代表、红军随营学校和闽赣两省附近的赤卫队代表，扛着各式轻重机枪、小钢炮、梭标在雄壮的军乐声中，迈着矫健的步伐，分四路纵队，由南向北前进，并向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行注目礼。毛泽东、朱德等面带笑容，招手致意。一声声“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阅兵式结束后，在叶坪谢家祠堂举行开幕式。昔日的祠堂供台成了会议主席台，墙正中挂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主席台的墙壁上挂着马克思、列宁的木刻画像，主席台前的两根木柱上分别贴着“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和“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的大红对联，对联上方挂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会场上摆放着一排排长条板凳，代表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依次入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致开幕辞。当天晚上，瑞金军民还举行了热烈的提灯晚会。会场大厅里，一片光亮，会场外的草坪上彩灯云集，争辉斗艳。龙灯、茶灯、西瓜灯……灯灯新异。……红三军团三师政委黄克诚即兴登台，朗诵自己编写的苏维埃赞歌，从鄂豫皖苏区来到瑞金参加会议的红色作家成仿吾，也跃上高台，朗诵自己书写的《苏维埃新中国的创造者》。这天晚上军民们乐啊、跳啊，人人充满了激情。……热烈的庆祝晚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瑞金沉浸在一派庄严热烈和前所未有的

的欢乐之中。

由于会前准备充分，会议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连续通过了《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决议案》、《经济政策决议》、《少数民族问题决议》、《婚姻条例》等法律法规。根据国际惯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发表了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代表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它代替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并继续号召与组织中国劳苦民众起来推翻这个政权。”宣言称本政府“主张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一切中国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中国人民运动与屠杀民众借用的外债”，“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工厂、矿山与交通工具等”。宣言还指出：“最后的目的，不但要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且要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

10月9日下午，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在会上作了《政治问题的报告》，面对一个崭新的国家实体的诞生，他的心情是激动的。以前他多次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30年代初虽然各地纷纷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是基本上都是县以下的基层政权单位，只有建立国家政权才能统一政令、组织生产、发展经济、发展事业、积累财富、规范秩序、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并为前方作战提供物质保障。为了这个“根本问题”，成千上万的人做出了流血牺牲，今天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终于成立了，怎不令人兴奋呢！会上，他几乎忘记了两天前的遭遇，认真阐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和国体政体以及国家的根本任务。浓烈清脆的湖南腔调和富有鼓动性的手势，把与会代表带进一个理想境界，他的讲话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18年后（1949年10月1日），又是同一个人在



不同的地点，用同样的语调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是一种巧合吗？不是，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个历史的必然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1月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议结束时选举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六十三人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执委会主席，同时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会议还产生了中革军委（相当于国家军委），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还下设外交、军事、财政、教育等九个部门及最高法院、中央银行等组织。会上还规定，各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一律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并编入中革军委的统一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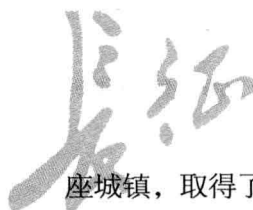
12月18日，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王明打击排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从上海的中央机关来到苏区，接替项英中央分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成为正式的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1年12月，在共产党的感召和领导下，“围剿”中央苏区的一万七千多国民党官兵在宁都举行起义，不仅壮大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而且进一步拓展了苏区的版图。宁都起义的胜利冲昏了博古及其中央领导者的头脑，于是在1932年1月9日，向中央苏区下达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并要求集中力量进攻国民党统治的赣州，打算将赣州作为共和国的首都。当时在周恩来主持的军事会议上，除了毛泽东认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也是敌人必守的坚城，凭红军现有的装备可能攻不下来外，其他人如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及彭德怀等人则认为有必胜的把握。由于赣州三面环山，城墙高达两丈，易守难



青年周恩来

攻，守敌近二万人，而红军投入兵力仅一万四千人。彭德怀率领三军团苦战了三十三天，不但没有攻下赣州，却使红军伤亡三千多人。后来只好撤出战斗，但是中央仍下达指令要求进攻其他城市。1932年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鉴于赣州战役后，国民党在袁水以南的赣江流域部署了10多个师的兵力，毛泽东提出向国民党军力薄弱的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开展革命战争，建立苏区，壮大红军。但是中央局拒绝采纳这一正确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沿赣江两岸北上，向南昌、抚州方向发展。3月18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要求红三军团和湘赣、湘鄂赣苏区红军组成西路军，沿赣江西岸北上；要求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中路的军，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沿赣江东岸北上。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苏区中央局委员身份随中路军行动。4月底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中路军攻下了漳州和漳州周围的漳浦、南靖、平和、长泰等几



座城镇，取得了歼敌四个团、缴获飞机两架，并缴获现款一百万元的胜利，才扭转了被动的局面。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不但没有受到褒奖，反而遭到进一步的批判。党中央机关报《斗争》刊物上发表署名文章公开指责毛泽东不打赣州是浓厚的等待主义和逃跑主义。

由于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三军团在进攻湘粤赣主要城市中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失去了上饶、崇义等城，广东军阀陈济棠趁红军主力到外线作战的空隙侵占了赣南西部大片地区。同年8月初中央在周恩来的力主下，只好重新任命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委，随周恩来、朱德率一、五军团回师赣南，保卫中央苏区。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指挥下红军一周内连克乐安、宜黄二城，取得歼敌三个旅，俘敌五千余人的重大胜利。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使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人进一步助长了“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迅速夺取中心城市”的思想。为此要求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迫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南昌。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则认为北进的决定是“鲁莽从事”，没有必胜的把握，只会“徒劳兵力”。毛泽东和朱德建议，红军进军的方向应该是南丰以西，宜黄、乐安以南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为解决行动方针问题，经中央批准，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4日在宁都郊区一座叫作榜山的祠堂里举行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除了要求红军继续以进攻战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进而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应紧急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开展山区工作等问题外，主要议题是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错误的批评和指责，将其在历次反“围剿”中实行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对其提出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赣东北方向发展的主张，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对其批评中央和苏区中央局